

山西古建两代“护法神”

本报记者 姜燕

此次去山西，记者见到了两代山西古建的“护法神”，一位是当年为山西古建保护闯过省委书记办公室的古建保护泰斗级人物柴泽俊老先生，一位是正在利用微博、博客为山西古建奔走呼吁的“爱塔传奇”唐大华。两位“护法”在太原相见，顿成忘年之交，畅谈古建往事与今事，激情澎湃，火花四溅。

眼见古建接连消失心急如焚

柴老今年已79岁高龄，行动不便。我们登门拜访，老人拄着拐杖，从卧室挪到客厅，落座讲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不久山西某地要开发关帝庙市场的事。

“那时候，我在医院里，当地文物部门的人告诉我这件事，我急啊，想着要是能联系上大华就好了，让你给呼吁一下。”柴老侧身向着唐大华，急切地说。两年前，唐大华曾拜访过柴老。柴老担心的是，当地关帝庙始建于隋朝，保存非常完整，殿上的雕龙还是宋代旧物，但在元、明、清三个朝代中12次着火，起因都是在庙里做生意，冬天用炭炉烧饭取暖，总有疏忽出事。

交流之中，两代“护法神”保护古建，都有许多焦虑和遗憾。

“长治县一个村里建于五代时期的土地堂，我去得晚了，那是1973年，我去了时候它已经被拆了盖了饲养室了，后悔得我，想着去年我干啥去了，再忙也得来这一趟啊；还有洪洞县广胜寺的元代太定三年的戏台，前一次去光顾着往县里赶没去成，再去的时候它刚拆了一个月，后悔得我！紧赶赶不上啊！”柴老讲起往事，回想起那一座座已经消失的建筑残片，依旧扼腕痛惜。

唐大华探访的许多民间古建，都是屋顶破洞或山墙倒塌，经过一个雨季之后，便很可能彻底毁掉。这些痛心的例子，数不胜数，经常是上个月他才到访过的古庙，下个月再去时已然倒塌。



■ 两代山西古建保护者：唐大华(微博名“爱塔传奇”)与柴泽俊(右)

为保古城闯省委书记办公室

“回想起来，我当年也干了不少傻事，闯省委书记办公室，闯地委书记办公会议，那时候就想‘怕啥，大不了开除回家，但是不去闯，古建就毁了，毁了就再也没有了’。”柴泽俊笑着说。

已成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平遥古城，当年差一点毁于一旦。“那是1979年，平遥县要拆古城，加快建设，准备建四个大街四个城门。我到处找县长、县委书记都找不着人，那时候古城已经扯开了一个口子。我急了，心想，豁出去了，直闯山西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

“到了那被拦住了，我就在走廊里大声说，我只占用他五分钟时间，让我在门口说都行。王谦在办公室里听到了，问了声‘谁，让他进来吧’。我大步进门，张口就说，平遥古城，全国仅此一座，而且原来山西的三座古城如今仅存平遥一座，再不保护，山西的城就完

了。他也很为难，说实在没钱修。我说，一分钱都不要你掏，我已经找了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了，只要你同意。”

“真的？”王谦问了一句，转头就和旁边的人说，“记下他的电话，一个星期里咱去一次。”

“果然，一个星期后，他去了，让人打电话通知我，我随后赶上。他在城墙上转的时候，和县委书记说，中午把县委常委和干部都叫来一起吃饭。吃饭时，县委书记说平遥城落后，已经准备改建。王谦当时就严肃地说，平遥城不应该改造，从今天起，平遥城只能保不能拆，不下文件了，谁追究谁。”

柴泽俊拿到了“上方宝剑”，中央又拨款五六百万元，修复平遥古城墙，这才使一座有2800年历史的古城免于消亡。

“过了就晚了，毁了就再也没了”

唐大华是山东德州人，如今却成了山西

省古建的“保护神”。他原本是个IT男，自己开了家电脑公司，业余爱好是古代建筑。2010年8月，他第一次来到山西，无意中发现山西乡野之中散落着许多始建于唐、宋、元、明、清代的古建，很多还是国家级保护文物或省、县级保护文物，由于疏于保护，日晒雨淋，已濒临毁灭的边缘。2011年10月起，他开始用“爱塔传奇”的微博名发布保护山西民间古建的微博，引起很大反响。两三年里，他已十七次自费自驾来到山西，探访古建500余处。一辆车、一台相机、一个三角架，成了他孤身护古建时的伙伴。因为没人帮他拍照，一个相机遥控器，也成了见证他到访古建的“神器”。

他曾经写信给山西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均石沉大海。当他的微博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后，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也不得不关注起他的考察动向。有一次，他到山西走访了几处古建后，晚上在微博上发布了当天的考察日记。一个当地文物部门的朋友悄悄告诉他，当晚文物部门便召开紧急会议，说“爱塔传奇”又来了，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点。而当地文物部门也内定下了应对他的态度，“不冷淡也不热情”。这一点，柴泽俊有过类似的体验。当年他跑文物保护时，当地政府部门说起来，也是这副口气“那个搞文保的人，走了吗？”

在唐大华的努力下，一些古建得以修复，有的暂时筹措不到资金，也先给加了个顶篷遮风挡雨。目前，唐大华得到知名公益人士邓飞和《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的帮助，建立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拯救古建公益基金”，他现在暂住北京，为基金奔走。

临别时，柴老再三叮嘱这位当代“护法”，“我保一辈子的庙，四处奔走，保一处算一处。你可得想尽办法，请大家都想办法，敦促文物部门在这上面下点决心，花上一些钱，把这当成事业，把它们保护下来，过了就晚了，毁了就再也没有了。”

(上接 A6 版)

谁是壁画的作者？

无论是藏身荒野破庙，还是置身宏伟殿堂，它们的绘制者大多难考。如大名鼎鼎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和西庙这样有明确画师题记的壁画少之又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画壁画的人被称为“画匠”，难登大雅之堂，其作品也不像卷轴画那样得到珍视。柴泽俊打抱不平，画圣吴道子即是壁画家出身，但后世却没有给壁画作者同等的名分。

然而，站在这一幅幅壁画前，很自然地便遥想数百年前，画师、画匠手持画笔，仰面一笔笔绘制的情景。这些画师姓甚名谁，生于何年何月，生活是否颠沛流离？他们当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一个个乡村精神文化的寄托，如今却几乎要毁于历史的冷落当中。

我们在平遥县找到了现在的壁画匠人。多年古建维修，平遥县有不少画壁画、塑神像、画彩绘的民间匠人。

经平遥当地人指引，记者和唐大华来到距离平遥古城不到2公里的西郭村关帝庙，一队人马正在这里塑像、画壁画。

53岁的高中华正在画戏台天花板上的彩绘图案，50岁的冀云丽和丈夫专塑雕像。重修的庙内，壁画已画大半，这是另一画师的作品。在庙内忙活的匠人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而是各自为政，接到活计就来。

三人的家都在平遥县城，冀云丽两口子平时吃住在庙里，即使只有两公里不到的路程，也不回家。高中华却嫌庙里住着不干净、不方便，每天骑着电瓶车来回。“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外面跑，回不了家。”高中华说。

她自小爱画，高中是平遥一中美术特长班的学生，高考落榜后招工去了剧团当舞美，

21岁时开始画壁画，师傅是县城里的老艺人。由于“文革”断代，上一辈的老艺人当时都已八九十岁，且没有传人。高中华这个年龄的是这一行当断代重续后的第一辈。她当舞美时去山西省艺校进修过，跟着老艺人学习又加上自己摸索，掌握了不少绘画和调色的技巧，渐渐在城里做出了些名气。

“早些年，活还不多，最近七八年从未断过。”高中华说，干这个活，收入比上班工作强，按天计酬，一天300元。

画画的人气质到底有些不同，问她是否认为自己自己是艺术家，她羞涩地笑了，说：“不是，当艺术家得懂好多，我不求上进。”说完，她又补了一句“从前是喜欢，结了婚就是谋生而已”。

古法精妙无处施展

谋生中自有真正的喜欢，喜欢中也有世事的艰难，这不妨碍许多画师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如何将这无名画师的作品保护起来，流传后世？

柴泽俊说，目前壁画保护还没有先进的办法，最好的还是自然保护为主，让房屋不漏水，通风透气。

古建保护难，壁画保护更需技巧。柴泽俊说，“现在在很多做法看上去是保护，其实是破坏。有些人不懂壁画，提起保护就先给画上加玻璃，潮气退不掉，壁画毁得更快。”

“文物保护是一件非常细致科学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粗鲁。”柴泽俊说。他曾在1959年参加永乐宫整体搬迁工作，为如何迁移壁画而不使其受损大费脑筋。

“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的，壁画颜色着色就靠点胶，经过几百年自然风化和潮气，胶已经失效，迁运时拿棉花一蹭，壁画就掉了。怎么办？我自己在那里费尽心思，没有办法就和老



■ 祁县润法村真武庙内壁画

本版照片 姜燕 摄

匠人研究。”柴泽俊问，“怎么才能让壁画颜色不脱落？老匠人说，简单，刷胶矾水——这是古法，历史就是这么留传下来的。”

少量的胶和矾，以热水化开，比例因画的介质不同而异。配好的胶矾水不敢直接往壁画上刷，先在角落里实验，一次不行再重新调配一次。刷胶矾水更需要高超的技艺。“先拂掉灰尘，用很软的毛刷蘸饱胶矾水，只能刷一次，千万不能刷第二次，否则壁画就湿了，颜色会往下掉。”用这个诀窍刷过的壁画，柴泽俊拍胸脯保证，300年都不会落色。

“有壁画的墙不能随便改变质地，有的地方想让墙结实点，把土坯墙改成砖墙，那完了，壁画肯定很快毁了。土坯墙上的画，只要墙不倒，能保存1000年，改成砖墙，最多300年。”

柴泽俊说，他看了上千座山西古建，发现有的壁画700年不坏，而清朝的才200多年就坏了。

“原因在墙上。很简单的道理，每年下雨的潮气留在墙面上，都被干燥的土坯墙吸收进去，墙面的壁画自然干了。而砖墙的潮气会一直停留在表面上，如果是石头墙，那更是一点不吸收，全部在表面上。”

柴泽俊修了一辈子的古建，这些藏在肚子里的绝技不知道还有多少，却苦于无人实施。他最希望山西的高校能开设古建保护专业，古建、壁画、塑像、民居等分门别类，培养专门人才，将山西的宝贝悉数保存起来。但在资金严重不足、保护意识不强的当下，他最现实的想法，还是寄希望于和他当年一样“痴魔”的“爱塔传奇”等文物保护志愿者。